

武邑縣志卷八

人物志

武邑秀毓衡漳土厚水深名臣碩儒接踵而興自漢迄明
輝炳史策者代不乏人後此流風稍衰扶輿清淑之氣果
蓄極後洩與然其間績學耨行有足裨彝教者不容終泯
也酌而存之沿流溯源當知所取法矣志人物

漢

竇青

清河觀津人孝文皇后之父少遭秦亂隱身漁釣

墜泉而死景帝立追封安成侯太后遣使者填父
所墜淵起大墳於觀津城南人

間號爲竇氏青山○史記索隱

竇長君

竇后之兄及弟廣國兩人所出微上爲擇師傅使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

貴驕人孝景帝立封廣國爲章武侯長

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史記

竇

嬰

免孝景卽位爲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

孝王朝因燕昆弟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因病免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召入見固辭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甯可以議耶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爲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太子以嬰爲傅七年栗太子廢嬰數爭不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

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見史記漢書後崇祀鄉賢

三國

牽

招

字子經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

觸蹈鋒刃殞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州牧袁紹辟爲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太祖領冀州辟爲從事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從平漢中太祖還留招爲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兵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甯靜文帝踐阼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

卽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部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款塞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雁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侯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旣教民戰陣又表復烏九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侯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陁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婁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返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卽勒兵赴救豫冀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馳布羽檄稱陳形勢檄到豫軍踴躍又移一道於虜蹊要虜卽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

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比能還漠南招議守
新興雁門二牙門出屯陁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
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興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
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
田豫百姓追思之招子
嘉嗣○見三國志本傳

牽

宏招次子猛毅有父風以隴西太守隨鄧艾伐蜀有
功咸熙中爲振威護軍○同上裴松之注按晉書

宏後爲揚州涼州刺史以果烈死事於邊

晉

張

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
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劔閣載以蜀人特

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
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僂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劔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
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泰待

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
區一人荷戟萬夫趨起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
中流而喜河山之固見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
實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黷不
敗績公孫既沒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
河敢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竒之乃表上其文武
帝遺使鑄之於劒閣山焉載又爲權論曰夫賢人君子
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
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
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
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伏世亂則竒用
豈不信歟設使秦莽修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
上之健吏光武春陵之俠客耳况乎附麗者哉故當其
有事也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乃非斬鴻不韜於鞘是
以驚蹇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
共牢利鈍齊列而無長塗犀革以決之此離朱與瞽者
同眼之說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勲居太平之
際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鬻章甫於越也漢

文帝見李廣而嘆曰惜子不遇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
道載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
無所騁其能辨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
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
在荆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
之名乎青骹繁霜紮於籠中何以效其撮東郭於韝下
也白猿元豹藏於靈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子仞也犀
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鼎無以明之蓋肅政與荆卿
爭勇非彊秦之威孰能辨之故餓夫庸耕抱關屠鈞之
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顏孟之
術抱伊管之略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爲功
無爲之時難爲名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說
況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爲枉伏其不飾
小辯立小善以禺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
於時退之無損於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
豈不哀哉令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閭闔碌
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傑卓躁倣儻之徒直將伏
死嶽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如軒冕蔽班

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
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
道哉載又爲濛汜賦司隸校尉傳元見而嗟嘆以車迎
之言談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
鄉令復爲著作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宏農太守
長沙王又請爲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後領著作載見
世方亂無復進仕意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晉書

張

協

字景陽少有儔才與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秘書郎
補華陰令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

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於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
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
士作七命其辭曰冲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蟠超世
高蹈遊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
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整雲輅
驂飛黃越奔沙輾流霜陵扶搖之風躡堅水之津旌拂
霄嘒軌出蒼垠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嶠
而攬轡顧石室而廻輪遂適冲漠公子之所居其居也
崢嶸幽藹蕭瑟虛元溟海渾游漏其後嶰谷嶰槽張其

前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羣鳴籠其山衝飈發而回日
飛礫起而灑天於是登絕巘愬長風陳辨惑之辭命公
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倦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
匿跡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鴻伐於金冊今公子
違世陸沈避地獨竄有生之權減資父之義廢愁治百
年苦溢千載何異促鱗之遊汀渚短羽之栖翳蒼今將
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
天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穀之秘解疏屬
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
敬聽嘉話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幹
據蒼岑而孤生旣乃瓊巘層陵金岸岬岬右當風谷左
臨雲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跼實之蹊搖則峻挺茗邈
嶠嶢晞三春之溢露愬九秋之鳴飈零雪寫其根霏霜
封其條木旣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雕於是構雲梯陟
崢嶸翦鞋賔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營匠斲其樸伶倫
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鐘韻清繞梁追逸
響於八風探竒律於歸昌啟中黃之妙宮發蓐收之變
商若乃龍火西頽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

懷士之徒流宕百濯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危弦則涕
 流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淥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
 悲蕞莢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煢嫠爲之擗標孀老爲
 之嗚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此蓋音曲
 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
 夫曰蘭宮秘宇雕堂綺幃雲屏爛旰瓊璧青葱應門八
 襲璇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闌以萬雉之墉爾乃曉榭
 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彤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陞陵
 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頰素煥爛粉拱嵯峨
 陰虬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方䟽含秀圓
 井吐葩重殿疊起交綺對楨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冥
 飛而風生尺蠖動而生響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攜
 公子而雙遊時娛觀於林麓登皋阜臨丹谷華草錦繁
 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觀仰
 折神薌俯采朝蘭想惠風於蘅薄眷椒塗於瑤壇爾乃
 浮三翼戲中沚潛鯁駭驚翰起沈絲結飛矰理挂歸翮
 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潭之裏然後縱櫂隨風弭楫
 乘波吹孤竹撫雲和川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

歌歌曰乘蠡舟兮爲水嬉臨芳洲兮拔靈芝樂以忘戚
遊以卒時窮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宴居之活麗子豈
能從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若乃白
商素節月旣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
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
剛建雲髦啟雄芒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驍驪屯羽
隊於外林縱飛翼於中荒爾乃張脩旻布飛羅凌黃岑
挂青巒畫長壑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旣乃內無疏蹊
外無漏跡叩鉦散校舉麾贊獲穀金機馳鳴鏑剪剛豪
落勁翮連騎兢驚駢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烈聲動
響飛形移影發舉戈林聳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
穴乃有圓女之研班題之縱鼓鬣風生怒目電睨口齧
霜刃足撥飛鋒甌林蹶石扣坂幽叢於是飛黃奮銳賁
育逞伎賊封狝攢馮豕拉魃魘挫解狔鉤爪摧踞牙擺
瀾漫狼籍傾榛倒壑隕齒挂山僵踣掩澤藪爲毛林隰
爲丹薄於是徹圍頓網卷旆收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
論最犒勤息馬韜弦肴駟連驪酒駕方軒干鍾電礪萬
燧星繁陵阜沾流膏谿谷厭芳烟歡極樂殫廻節而旋

此亦畋遊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楚之陽劒歐冶所營邪谿之鉞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鐔鉞銀成乃鍊乃鏐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漫旣乃流綺星連浮采艷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鏐水凝氷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摩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龍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爲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服從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

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川受精皎月眸矚黑照元採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赴春衢整秋御虬螭騰隣超龍翥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爾乃踰天根越地隅適汗漫之所不

遊躡章亥之所未跡陽鳥爲之頓羽夸父爲之投策斯
蓋天下之僞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
能也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
其華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
公爨鼎庖丁揮刀味重九沸和兼芍藥晨鳧露鵠霜鷄
黃雀圖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蹠翰音之跖燕髀猩
脣髦殘象白靈川之邇菜黃之鮐丹穴之鸚元豹之胎
燁以秋橙醑以春海接以商王之著承以帝辛之杯范
公之鱗出自九谿頰尾丹腮紫翼青鬢爾乃命支離飛
霜鏐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廁其細秋燁
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既闕亦有嘉羞商山之果漢臯
之榛析龍根之房剖椰子之殼芳旨萬選承意代奏乃
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元石嘗其
味儀氏進其法傾壘一朝可以流酒干日單醪投川可
使三軍告捷斯人神之所欣荒觀聽之所煒曄也子豈
能強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爽口之饌甘腊毒之味服
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顧亦吾人之
所畏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

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
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
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昭煥帝載緝熙導氣
以樂宣德以詩教清乎雲官之世政穆乎鳥紀之時王
猷四塞函夏謐靜丹冥投鋒青徼釋警却馬於糞車之
轅銘德於昆吾之鼎羣萌反素時人載郁耕父推畔漁
豎讓陸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雍
巍巍蕩蕩元髻巷歌黃髮擊壤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
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輶軒地未被乎
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於時昆蛟感惠無思不
服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鳥鳴鳳在林駭在黃帝
之園有龍遊川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綢繆天地交泰義
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刻於百工
兆發乎靈蔡搢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
二儀比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茲狂
狷益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玉之疾
痊向子誘我以聾耳之藥栖我蒨家之屋田遊馳蕩利
刀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

至聞皇風載臚時聖道醇舉實為秋摘藻為春下有可
封之人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從塵世以為工永
嘉初復徵為黃門侍郎託
疾不就終於家○同上

張

亢

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
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中興初過江

拜散騎侍郎秘書監荀崧舉冠領佐著作郎出補烏程
令又為散騎常侍復領佐著作
述歷贊一篇見律歷志○同上

李德舉補三張入縣志攷

郡縣之沿革有異同史策之
載紀有詳畧儒者居今稽古

非加意搜索悉心印証有因之傳訛者矣武昌舊志人
物寥寥雖曰僻地乏才毋亦有所闕漏與比見晉書有
安平人張載兄弟列傳初不謂武邑人也及讀昭明文
選張孟陽七哀詩注則繫以武邑人用是疑焉意其傳
寫之誤耶抑果有攷據而云云耶嗣尋文選別本得明
嘉靖中翻刻宋元舊板觀之乃見其注張載武邑人也
之上原有臧榮緒晉書曰六字始知其果有所據並非

傳寫之誤矣按晉書始於王鈐其子隱受詔成之他若于寶徐廣各有晉紀孫盛檀道鸞各有晉陽秋江左史官鄧粲王韶之徒亦相繼有作至宋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臧榮緒又集東西史合成一書唐貞觀中詔以前後史十有八家未善勅房喬與褚遂良再加撰次爰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後繫以太宗御撰卽今廿一史中之晉書是也是則劉宋時臧氏所成之晉書舊晉書也唐太宗之晉書新晉書也而李善之文選注成於唐高宗之三年則其爲注時固亦在貞觀中矣其時新晉書方成未成而舊晉書粲然具在李善之據舊書而注文選固其所也特其所引臧氏舊書以張載爲武邑人與新書以載爲安平人不合豈二者之中不無一訛與厯考之而有以知其皆是也蓋安平信都也漢高置信都景帝改爲廣川明帝改爲樂成安帝又改爲安平而武邑屬焉晉初武邑仍屬安平後始別置武邑郡張載爲晉初人其時武邑固屬安平矣意臧榮緒之晉書必以載爲安平武邑人猶今日冀州武邑人也云爾而房喬之書李善之注俱因之而各從省文一則省其縣而存其